

雨夜惊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一次又一次的出现

常大利 著

YUYEJINGHUN

雨夜，那让人毛骨悚然的敲门声多次响起，而打开房门却不见一个人影。雨夜，他惊恐地睁着流血的眼睛，张着嘴却说不出话来，临死前伸出两个手指头，给人留下了一个谜。

下个雨夜，还会有人被杀。但是，下一个是谁？一个神秘女子的出现，引出二十年前的一起疑案。

雨夜惊魂

常大利 著

YUYEJINGHUN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雨夜惊魂 / 常大利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5653 - 0017 - 2

I. ①雨… II. ①常…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7168 号

雨夜惊魂

YUYEJINGHUN

常大利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

印 张: 18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653 - 0017 - 2/I · 0008

定 价: 30.00 元

网 址: www.cppsup.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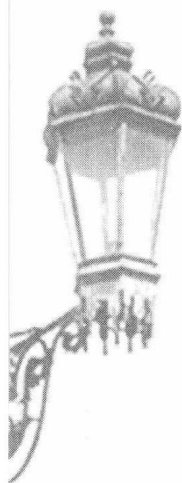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雨夜敲门声	1
第二章	老实人之死	13
第三章	雨夜，又是一起命案	27
第四章	三个男人与两个女人	41
第五章	马路上的追捕	51
第六章	意外的交代	63
第七章	原来如此	77
第八章	迷雾重重	85
第九章	平城劫案	99
第十章	陈汉雄的推理	113
第十一章	窗外鬼影	125
第十二章	奇怪的中毒	135

目 录

第十三章	看不到的面孔	145
第十四章	奇怪的捐款	155
第十五章	下一个是谁	163
第十六章	雨夜惊魂	173
第十七章	跳楼疑案	183
第十八章	自杀之谜	197
第十九章	寻找韩雨珠	207
第二十章	神秘的女人	215
第二十一章	二十年前的罪恶	223
第二十二章	痛苦的回忆	231
第二十三章	设计死亡	245
第二十四章	雨夜擒凶	259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结局	275





雨夜惊魂

第一章 雨夜敲门声





耿老汉今晚酒喝多了，倒在仪表厂门卫室的床上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他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梦见死去的老伴儿。

老伴儿是个温顺贤惠的老婆子，知道他好喝酒，今晚特意炒了两个好菜给他端上桌，还烫了一壶老酒。“老头子，喝是喝呀，可别喝多了，身体重要呀。”耿老汉一笑：“老婆子，你还不知道我的酒量，这一壶酒不就润一下嗓子眼吗？”老伴儿生气地说：“还逞能，再说大话，我就不伺候你了。”耿老汉一听忙说：“好，不说了。”老伴儿见此一笑说：“你喝酒吧，时间到了，我得去锻炼身体去了，你听外边鼓都敲了，我要去和几位老姐妹扭秧歌去了。”耿老汉一听，外边真的在敲鼓，而且声音很大，他一口灌下那壶酒，再看老伴儿早已没影了。“这老东西，说去扭秧歌，一眨眼就没影了。老伴儿，等等我。”

“咚，咚！”外面的鼓还在敲，耿老汉被隆隆的声音震醒，他睁开眼睛一看，窗外一道道闪电，一阵阵隆隆的雷鸣声，急雨拍打着窗户。

“下雨了。”耿老汉从床上坐起身来，打开室内的电灯，看着墙壁上的挂钟，已是深夜十一点多了。不过，梦中的情景仿佛还在他眼前，老伴与

他分手两年多了，他真的有些思念她，此时，心里很不是滋味，更显得孤独。

门卫室在晚上时，只有耿老汉一个人，室内虽小，但应用物品俱全。靠院内窗户边有一张办公桌，桌上摆着一台彩色电视机，还有一部电话。靠北墙那有一张床，床下是他的洗漱用具。在桌边还有一把木椅，桌腿处有一个暖水瓶。除此，在桌上还摆着一盘没有吃完的熟食和一盘花生米，一个空酒瓶，两双一次性筷子，还有半个面包，看来在晚上时，耿老汉和另一个人在这里喝酒了。原来，在傍晚时，曾和耿老汉在一个厂子的好朋友朱长江来了，他家就在仪表厂南边的居民楼，他和耿老汉是同一天退休的，现闲待在家中。耿老汉退休后，本是也闲待在家中的，但不幸的是老伴儿大前年病逝，他感到很孤独。女儿凤珍见父亲一个人闲待在家中很郁闷，便想到丈夫赵青海在城南开的仪表厂门卫正缺一个看门人，便和丈夫商量，让父亲去看门，好歹有个营生，每天接触些工厂的人，散散心，也不至于成天在家苦闷。加之父亲身体很好，能胜任这个工作。说是门卫，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住在门卫室，早晚为工人们开开角门，遇有车辆通过，开开大门。仪表厂有食堂，耿老汉一天三顿饭可吃食堂。耿老汉退休后本不想再干什么了，但女儿和女婿极力相劝，女婿说：“爸爸，你身体很好，很适合干这项工作。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在家中孤独苦闷，还不如到仪表厂当个门卫，住在哪里都一样，我照常给你一份工钱。再说，用别人也是用，咱自己家中有人为什么要用别人呢。爸爸，这也是帮我们呀。”耿老汉思虑好久，最终同意了。

耿老汉的工作很轻松，白天工厂生产，他照看好大门就行了，但他也是闲不住，办公室楼前的卫生都归他管了，你一进工厂大门，院内总是那么干干净净，人们不免要称赞耿老汉几句。晚上，工人们都下班了，他便锁好大门，夜里可以安稳地在门卫室睡大觉。他到仪表厂一年多，还真的很顺心。工厂效益很好，赵青海每月给他开八百元工资，他很满足。他没有别的爱好，好喝点酒。赵青海便叫食堂每天晚上都备二三两酒，让老丈



人喝几盅。耿老汉的酒量很大，几两酒是不影响他的工作的。他想多喝，但赵青海有话，食堂也不敢多给了，因还要考虑到耿老汉的身体和安全，这样对他必须限量了。耿老汉知道这是姑儿特殊的照顾了，也从不超限。赶到节假日，女儿和女婿还来这里或将他接到家中另行招待。

耿老汉叫耿东安，今年六十四岁，原是小城光华电缆厂工人。自他到姑儿的仪表厂当门卫后，住在附近的朱长江时常来看他，有时在这里打打茶围，老哥俩叙叙旧。还有几次，耿老汉求人看门，去了朱长江家喝几口酒。今天晚上，朱长江又来请他，但耿老汉不能离开了，工厂前一段加班加点为一个大公司的工程机械设备完成一大批仪表，工人们都非常累，赵青海给工人们放了三天假，工厂内每天只留下一名值班的后勤人员，食堂只留一个做饭的。工厂是院内一座三层黄楼，一楼除了食堂、车库和一个值班室外，几个大房间都是仓库，二楼是配件、组装加工、精密防水等车间，三楼有一个会议室，加厂长室，办公室、供销科、检验室、校表室等。这几天，赵青海每天都到工厂来呆上一天，晚上就回去了。这样，一到晚上，工厂内只有值班的后勤人员和门卫人员了。食堂的一个人到了晚六点前也就走了，耿老汉锁上边门，尽管在门卫室中看电视、睡大觉了。朱长江找耿老汉本是想到家中去喝酒的，但考虑到整个工厂在晚上只留下一个值班人员，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不好处理。虽然安全不成什么问题，但这个工厂也要防火防盗，故耿老汉不能去朱家了。朱长江便买来熟食和花生米、面包、酒来到门卫室，老哥俩喝了起来。本是讲好的，耿老汉只喝二两，可喝起来后，他俩却将一斤酒都喝光了。仪表厂所在的地方，是城南一个老区，门前有一条马路，马路两侧除了一所小学外，多是一些小工厂，有印刷厂、涂料厂、油漆厂，也有几所居民住宅楼和老式的砖瓦房。这些工厂，一到晚上，除了值班人员或更夫，工人都下班了。故一到夜里，这条街不但车辆少，行人也很少。昨晚，送走了朱长江，天已完全黑下来。耿老汉回到门卫室，感到有些困，便倒在床上睡了起来，醒来时，便是深夜十一点多了。

外面一道闪电快速划破天空，随之又是雷声，震天动地。一阵凉风刮来，风雨吹开西边的窗户，一阵雨丝从窗外刮到室内，耿老汉感到一阵清凉，他关上了窗户，便在里边上了划。

外边豆大的雨点击打着窗户，发出“叭，叭”的声音，原来是雨下大了，也比先前急多了。

“这是一场暴风雨呀。”耿老汉的酒劲全醒了。

雨伴着雷电，在外面折腾着，耿老汉点起一支烟在吸着。突然，外面又是一道耀眼的闪电，随之是一个惊雷，像响在窗外，耿老汉手中的烟被吓得掉在地上，可就在这时，室内的灯灭了。耿老汉又望一下工厂办公楼那边，刚才亮着灯的走廊也变成一片漆黑，一定是雷将变压器震坏了，要不就是电业部门怕雷电击坏变压器，拉闸停电了。

电话铃响了，是值班的办公室主任周大庆打来的，说可能是电业部门停的电，让耿老汉锁好大门和边门，注意安全。耿老汉想，大门今天一天没有开过锁，边门在天黑送走朱长江时就锁上了，故让周大庆放心。

外面的雨在下着，耿老汉坐在床上，摸着黑在床头找到烟盒，又抽出一支烟，从衣兜中摸出打火机点了起来。他吸着烟，因已睡了一觉，现在全无困意。要是平素，他锁好室外的大门和边门，便在室内看看电视，到晚上十点多钟，便倒在床上睡觉了，此时也许睡得正香。

外面的雨在“哗、哗”地下着，耿老汉一边吸着烟，一边回想女儿凤珍和姑儿赵青海对他的孝敬，还有他可爱的外孙女，现在已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正在读初三，她与姥爷处得很好，放寒暑假时总要到姥爷身边来，让耿老汉特别开心，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女儿凤珍在小城第三医院外科当医生，她是省医学院毕业的，姑儿也是省城机械工程学院毕业的，本是毕业后分到省城一家重工机器厂当技术员，但他一心想创办自己的产业。那年，这个仪表厂破产后，他贷款买下了厂房和设备，并利用自己开发研制的技术重新恢复了这里的生产，自己成了这个工厂的老板。这是个小仪表厂，原先的技术员及工人，他基本都给招了回来。工厂现



在是生产工业仪器用表，以及锅炉压力表、温度表、精密表、流量仪表等。由于经营管理有方，注重对新科技的研究开发，仪表的灵敏度、高分辨率、高性能受到了用户的好评，加之他的艰苦创业，生产效益一直很好。

“咣，咣，咣！”有人敲门。

“这么个雷雨夜，谁来敲门。再说室外的大门和边门都锁着呢，外人是进不来，一定是值班的办公室周主任。”耿老汉想着便对门外说：“周主任吧，门没划，你进来吧！”

可门外又没有了动静，仍是一片雨声。

“一定是我听错了，要不就风刮着雨击打门的声音。”

耿老汉又吸起了烟。

“咣，咣，咣！”又是敲门声，耿老汉听得真切，这不是风刮门的声音，分明是有人敲门。

“是周主任吧？别开玩笑，进来吧，门没划。”

但门仍然没有被拉开。

还是有人在敲门：“咣，咣，咣！”

耿老汉有些奇怪，他将烟掐灭了，摸黑放到桌上，然后下了床，推开房门，一阵雨夹着凉风袭来，他倒吸一口凉气，让他差点跌倒。可是，外边一片漆黑，却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一阵比一阵强的雨点。又是一个闪电，借着闪电的光亮，耿老汉发现门外没有一个人影。

“外边无人，可分明是有人在敲门，这是怎么回事？”耿老汉感到莫名其妙，随之他不知为什么一阵恐惧，随手便划上了房门。

门外安静了，耿老汉坐在床上，不想再吸烟了。平素里，耿老是胆大的人，几十年来不知独自在雷雨夜中过多少次，从没畏惧过，今天却有些胆怯。再也没有敲门声了，他想到闭上眼睛睡觉吧，于是便倒在床上。

“咣，咣，咣！”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敲门声再次响起。

耿老汉只好从床上坐起来，他聆听着，这是有人在敲门，他感到有些

恐惧。

“谁呀？”

外面没有回答，仍是接连的敲门声。

耿老汉怕极了。

“你到底是人是鬼，可别吓唬我了。”耿老汉不知所措，坐在床上又不敢动。外面的敲门声停了，雨仍在下着。

想到不久前他梦到的老伴儿，他有些心神不安，更加恐慌。

“难道是我死去的老伴儿想我了，深夜找我来了。但是人死了，不会再回来了。但有人说人死了魂儿不死，是不是老伴的魂回来看我来了。”耿老汉有了这种奇怪的想法。

“老伴儿呀，我们生活几十年，我从没让你不高兴过，你别来折腾我了，看看我就走吧，等明天晚上不下雨，我到十字路口再给你烧些纸。老伴儿呀，你放心地走吧，我现在虽然很孤独，但女儿和女婿对我特别好，让我在世上再呆几年，我再去找你去。”耿老汉自言自语地念叨着。

门外好像有动静，耿老汉静静地听。

“救我，快救我！”

是人的话语，但声音很小，随之又有几下轻微的敲门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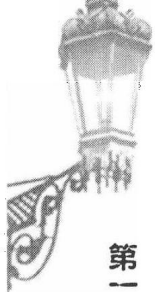
“难道门外真的有人，可开门为什么看不到呢？”耿老汉再次下床穿上鞋，拉开门划，推开房门，外面仍是不见一个人影，耿老汉掏出打火机，但刚一打火就被外面的风吹灭了。

外面的雨小多了，耿老汉找到桌子抽屉中的一个手电筒，向门外照了照，仍是没有一个人影。他照了一下大门，里边上着锁。他又照了一下边门，发现边门是开着的。

“唉，晚上酒喝多了，送走朱长江，忘了锁边门了。”于是，他披上衣服到门外，在里边划上边门。

就在这时，他又听到那个声音。

“救我，大叔，救我！”



雨浇着他披着的衣服，他用手电筒照着门前，突然发现门后有一只手伸过来，他吓了一跳，随之看到的是门后墙角躺着一个男人。原来，是他倒在门后几次伸出胳膊在敲门，难怪从室内打开门看不到门外的人。

“你是谁？”耿老汉用手电筒照着这个人。

只见这个人大约四五十岁，头上和脸上都有伤，头发中似乎还在冒血。他上衣穿着淡蓝色破损了的衣服，露出的肌肉，也有伤痕，下身穿着深蓝色的裤子，脚上只穿着袜子，没有穿鞋。

“你这是怎么了？”

那人的脸转向耿老汉，但他头发凌乱，眼睛似乎也在流血，很是恐怖。

“我，我……”

那个人说话特别吃力，而且声音很弱。

“谁打了你？”

“是，是……”

那个人说话声音很小，而且声音越来越低。耿老汉只好凑到他脸边听，但是听不清。

那个人说话更加吃力了，像是说“侯”或是“霍”，也像“我”，反正耿老汉说什么也听不清，那个人也许见耿老汉听不清，便举着左手，伸出两个指头，在耿老汉眼前晃动着。

“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是，是……”那人想继续说下去，但光张嘴，已发不出声音。瞬间，头向下一低，再没有声息了。

“师傅，你醒醒！”

耿老汉叫着，又将手指头伸到他的鼻下，发现他已停止呼吸了。

耿老汉只好奔回室内，拿起桌上的电话，他打给了仪表厂值班室的周主任。

雨虽然在滴落，但比刚才又小多了，周主任打着雨伞很快到了，他看

到墙角边的尸体，便拨通了小城刑警大队的电话。此时是二〇〇三年六月十三日夜里十一点二十分。

二十分钟后，一辆警车停在仪表厂门前，从车上下来的的是小城重案队队长陈汉雄和侦查员江涛，还有法医和技术员。陈汉雄已近四十岁，江涛看上去很年轻岁，但实际上三十已出头了。他们身着警服，都是高个子，长得很英俊。

雨已停了，但厂内仍然没有来电，四周一片漆黑。

“死者在哪里？”陈汉雄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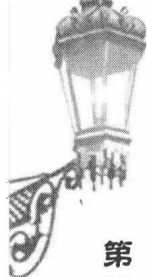
周主任对陈汉雄说：“警官同志，他就在门卫室的东墙角。”

随着周主任的指引，陈汉雄他们穿过角门，来到门卫室的东北墙角，用手电照着，果真见一个浑身是伤，没有穿鞋的男子倒在那里。技术员小赵对死者进行了拍照，陈汉雄借着手电筒的光，仔细地观察了死者，只见死者头部和身上有多处伤痕，看来他是被人袭击后由于伤重失血过多而死亡。随后，他对死者衣着进行检查。死者左胳膊上带着一块上海牌手表，上衣兜什么也没有，在裤子兜中，发现一串钥匙，还有一千四百多元钱，没有任何身份的证明。

春光仪表厂在马路的北面，对面是曙光油漆厂的大墙，墙内是高耸的厂房，油漆厂东侧是铝品厂，油漆厂西面是两幢住宅楼，朱长江的家就在最西边的楼内。仪表厂东边是南城小学，再东是一片居民住宅楼和一排排砖瓦房，仪表厂的西边是永光印刷厂，再西是华光木器厂。陈汉雄对这里的地理环境是了解的，这里的晚上是比较僻静的，凶手选择在这里杀人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姜法医，你和小赵进行尸检吧，我和江涛先向周主任和门卫老汉了解些情况。从这个现场和死者看，这里不是第一现场，也许第一现场就在这附近，一会儿我们再去找第一现场。”陈汉雄说。

陈汉雄和江涛来到门卫室，先对耿老汉进行询问，耿老汉便将 he 不久前经历的情况全部叙述一遍。



“你是说死者要说‘侯’、或‘霍’、或‘我’，而由于声音低又吐字不清，你辨别不了，他临死前举出两个手指头？”陈汉雄浓眉一皱问道。

“是的，陈警官。”耿老汉说。

“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殴打他的是两个人，还是打他的人姓侯或霍排行老二，还是他姓侯或霍排行老二呢？”陈汉雄疑惑着。

“队长，这么说死者与凶手认识。”江涛分析道。

“有这种可能。”

随之，陈汉雄又问周主任昨夜工厂的情况，周主任便将近日工厂放假，他昨夜值班等情况说给陈汉雄，但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你们的厂长叫赵青海，现有职工四十四人？”

“是的。”

问完这些，陈汉雄决定和江涛到工厂院外去寻找第一现场，然后要尽快查清死者的真实身份。

拿着手电，他们对工厂门前那条马路仔细检查。马路两边是人行道，每隔几米有一棵白杨树或榆树，人行道再向上是草坪。当他们来到小学墙外时，发现靠小学院墙的人行路上有一辆自行车，而在墙边的草坪上还有一个黄色塑料雨披，一双黑皮鞋。

“江涛，这些物品定是死者的了。”观察完现场物品后陈汉雄认定着。

之后，他们又仔细地观察现场上的痕迹，虽然被大雨冲刷过，但还可以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这里草地凌乱，树枝有折断的痕迹。可见深夜中曾发生一起打斗。那名死者是骑自行车路经此地，突然遭到他人袭击，被他人致以重伤，当时也许是昏过去了，后来被风吹醒或是被雨浇醒，见仪表厂门卫有灯光，便爬了过去，但由于流血过多，没等说明白便死去了。”陈汉雄分析道。

“队长，你分析得有道理。但是，从这种凌乱的树枝和草地现场面积看，行凶的人不止一个人，也许会有更多的人。”江涛说。

“是的。死者死前伸出两个指头，有可能是面对两个凶手。凶手也许

是步行，也许有交通工具。从这里的现场环境看，这边是学校墙外，对面是一个铝品厂的墙外，夜里要是没有其他行人，是不会有人发现他们打斗的情况的。也许被害人会喊叫，但这几个院内的人是难以听见的。如果是在刚下雨时发生此案，伴随风声雨声雷声，更不会有人听到此声音的。”

“队长，这里有个手机。”江涛发现草丛中有部手机，是摩托罗拉牌的旧手机。

“看来，这是死者的手机，在搏斗时掉出去的，也许我们从手机上能发现点什么，一会儿让技术员拍照后提取。”

他们又扩大现场搜查范围，再没有发现其他痕迹。

陈汉雄给技术员小赵打了手机，他也来到现场，进行拍照，提取了手机等物证。

“江涛，我们回仪表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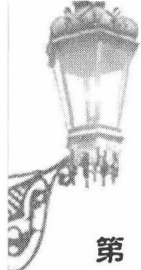
回到仪表厂，法医那边尸检基本结束。

“陈队长，死者是颅骨严重损伤，加之身上多处伤痕，流血过多导致死亡。从死者伤痕看，除了钝器伤外，有几处锐器伤，致伤工具在两种以上。受伤时间应该在夜里十点钟左右。从死者伤势看，当时由于脑部受伤而昏迷，是被风吹醒或雨浇醒后爬到仪表厂门卫室外的。”姜法医向陈汉雄报告。

陈汉雄点了点头，随后对江涛说：“第一现场是在仪表厂门前马路的北侧，仪表厂与小学相连的墙外人行道上。现在已是凌晨，各家全已入睡，我们不好惊扰附近的居民。现在只好对附近的工厂门卫人员进行走访了。”

这时，南城派出所所长罗玉辉带领几名民警闻讯也到了现场，看过死者，他们对死者并不认识。陈汉雄与罗玉辉对此案进行了分析，然后决定对附近的工厂门卫人员进行走访。罗玉辉原也是名刑警，并在陈汉雄手下当过队员，是近年来被选派当所长的。

陈汉雄和江涛及派出所的民警分成两组对马路两侧的油漆厂、铝品厂



等进行走访，但没有人发现昨夜仪表厂东侧马路边上有人打斗的情景，由于天下雨，各门卫人员都在室内，没有人听到喊叫或其他声音。就连在夜里十点左右，马路上是否有车辆和行人，他们都不了解。天已放亮，罗玉辉他们又走访几户居民，但也没有人发现昨夜任何情况。其中包括找到了朱长江，他得知仪表厂昨夜发生的情况大吃一惊。他是个性格开朗的老人，和耿老汉是同一年在电缆厂退休的。退后休无事可干，每天在家养花看书，也天天出去散步，时常到耿老汉那儿闲叙或在一起喝茶喝酒。他说，他是昨晚五点多带着食物和酒去的仪表厂。由于阴天的关系，昨晚天黑得比往日早，在晚上七点半左右，他走出仪表厂角门。当时，马路上还有车辆通过，也有骑自行车的人，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昨晚，他和耿老汉每人喝半斤白酒，虽没有喝多，但也有些晕乎乎的。从仪表厂走到家中也就几分钟，回家看了一会儿电视，便早早地入睡了。

此时，陈汉雄和江涛仍在研究现场。从现场看，死者是夜里骑自行车路经仪表厂附近，但他是从东边来，还是从西边来的呢？因现场那辆自行车车把倒向学校的墙，现场有搏斗的情景，死者的行走方向还不能确定。死者是谁也是个谜。

自行车在现场，死者衣兜有一千多元钱及其他财物都没有被人翻动，看来这不是一起抢劫案，是仇杀，或是情杀？